

弘道与 Parrhēsia：内圣外王的悖论和中国知识分子 (加拿大) 谢少波

二十世纪法国最杰出的哲学家、历史学家、社会理论家米歇尔·福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世界写下了如下文字：这个世界没有一成不变的真知真理。能否建构新的真知真理，完全取决于能否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生活的角度去看当下世界。他在法兰西学院最后两年的演讲里，对古希腊的 parrhēsia 传统，即讲真话的传统，做了开拓性的系统研究，这些演讲先后发表在《对自己和别人的管理》和《讲真话的勇气》两本集子里。Parrhēsia（讲真话）在古希腊，在苏格拉底、柏拉图和所谓犬儒派时代，并不指一般意义上的讲真话，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，指的是哲学家或知识分子在作真实诉说时，敢于对权力体制说“不”，敢对君王犯颜直谏，不患得失，不顾身家性命。柏拉图就曾因为讲真话，被当作奴隶贩卖过，苏格拉底为讲真话付出了生命代价。因此福柯说，苏格拉底和他的死开启了西方讲真话哲学。更重要的是，古希腊先哲开出的 parrhēsia 传统鼓励哲学家和学者从超越世俗、超越现存知识、价值和思想体制的角度，观察和批评世界。这种讲真话实践从一开始就具有否定性，批判性，去蔽性，和他异性。用福柯的话说，“讲真话的人永远是质疑者，没完没了、毫不留情的质疑者。”¹ The parrhesiast 不畏君权，不受任何政治体制的绑架或干扰，正是这种 parrhēsia 奠定了西方批判理性和西方哲学。

熟悉中国历史的人，也许会马上指出，中国历史上有不少舍身取义、视死如归的忠谏之士，所谓“在齐太史简，在晋董狐笔，”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更重要的是，对中国先秦诸子，尤其是对儒家传统有些了解的人，在阅读福柯的《对自己和别人的管理》和《讲真话的勇气》时，会发现古希腊的 parrhēsia 传统与中国古代的弘道传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。首先，parrhēsia 所揭示、言说和坚守的 truth（真话、真实、真理）与弘道传统里的“道”相通：truth 与道在许多中英文翻译里都是可以互换的。譬如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里的道就被译成 logos 或 truth。如果像福柯所说的，parrhēsia 或讲真话、追求真知真理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使命，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犬儒派等开出的 parrhēsia 传统和实践决定了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方向，那么可以说，两千五百年来，弘道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，是中国儒家文化给读书人开出的人生道路，在此意义上，弘道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。更重要的是，弘道和 parrhēsia 都要求弘道者和 parrhesiast 具备对人类社会的大关怀，追求心灵和道德